



8日,非博会展馆人流如织。

天津“泥人张”捏出大生活

已流传180年,声名享誉海内外



本报枣庄9月9日讯

天津“泥人张”至今已有180年的历史。期间,经历创始、乃至世界认可。8日下午,天津展团的“泥人张”的旁边被很多游客所围拢,纷纷拍照留念。“捏得太好了,非常生动逼真,很贴近生活。”游客的赞叹声此起彼伏。

“这是一位老人在制作煎饼果子,这个是一名妇女在烙大饼,这种作品相对来说大一点,制作一个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。”毕业于天津工艺美术学院,现在天津泥人张彩塑工作室工作的刘云雀告诉记者。“我们这次参展的作品相对来说比较经典,是一些精品。有参展的,也有一部分是销售的。”

虽然展位不是很大,但是经典的泥塑吸引了众多游客。一尊尊高约40厘



烙大饼人物惟妙惟肖。

米左右形神兼备、夸张有趣,匠心独运的“泥人张”彩塑深深地吸引着游客们。《烙大饼》中擀面杖、面、炉子等等用具一应俱全,中年妇女形神兼备,动态十足,惟妙惟肖。

据介绍,天津“泥人张”彩塑是清朝道光年间发展起来的一种民间艺术,自张明山先生创始,历经六代,至今已180年历

史。“泥人张”彩塑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艺术特色,能真实地刻画出人物性格、体态、追求解剖结构,夸张合理,取舍得当,用色敷彩,匠心独特,形成了独立的体系,达到了形神兼备,令人爱赏不已。

“泥人张”的作品是塑与绘的两大结合。先塑造后绘色。在泥塑过程中塑大体为关键,先将人物

大的形体动态塑出,才有大的感觉,然后刻画衣纹表现质感,又不伤其骨格。在绘色上多采取的是中国绘画中的工笔书法,使作品增添光感和色感。‘塑造’与‘绘画’这两者巧妙的结合,展示给人们的是真实而有力的生命,使人们在一般中看到无限。”工作人员说。

棕榈树叶编出十二生肖

做草编

耐心细心都不能少



本报记者李泳君(右)在学习草编。

惟妙惟肖的长龙弯曲盘旋着,炯炯有神的十二生肖手掌般大小,还有神态各异的各种小昆虫都非常精细可爱。9日,记者在B馆枣庄展团的非遗项目“山亭草编”体验了一把草编,精致玲珑的草编作品,看起来似乎很好编,但是如果真正想编上手,着实需要一份耐心和细心。

仙鹤、鳄鱼、蜻蜓、蛇、麒麟等十二生肖吉祥神兽摆在了一张桌上,显得极为热闹。几乎所有的草编都是巴掌大小,但是动物的神态造型却各不相同,动态十足,惟妙惟肖。“这些都是用晾干的棕榈叶子编的,做起来也十分的不容易,晒干后的叶子没有韧性,很容易折断。像这样大一些的龙一天才能编出一个来。”来自山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“山亭草编”的传承人张中远向记者介绍。

“其中的支架是两个铁丝,在缠绕的时候要紧凑,刚开始做的时候很容易心急气躁,所以在学手法缠绕的时候更需要注意的是耐心和细心。”虽然每一个草编看上去都很小巧,但是当记者真正亲自“操刀”的时候却发现不是那么的容易,要么是缠绕的不够紧凑,要么是缠的方向不对。张中远说,“刚开始编的时候最好编摆在了一张桌上,显得极为简单点儿的,蝴蝶或者是为热闹。几乎所有的草编都是巴掌大小,但是动物的神态造型却各不相同,动态十足,惟妙惟肖。”

现在张中远在浙江有一个摊位,平常的时候都是在那边做草编,但是现在他也有了回家乡发展的想法。“我从小就热爱草编,以后我会回来在本地发展。明年是蛇年,我打算在蛇年编52条蛇,现在也在规划。”

30多件唐三彩精品亮相非博会

金奖作品“中国马”驰入古城



上届非博会金奖作品“中国马”。

本报枣庄9月9日讯 在本次非博会上,唐三彩传统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高水旺携带30多件唐三彩精品亮相,惊艳古城。

“双峰骆驼”、“贵妇出游”、“中国马”等三大件主打作品亮相A1馆河南展区,精湛的雕塑艺术让观众赞叹不已。“之前我只是在相关的报道中多次了解到唐三彩,这次能够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这么精彩的作品,非常激动。”8日中午,来自济宁的游客郭淑怀对眼前的作品赞不绝口。

“我们这次带来了30多件唐三彩作品,主打作品就是‘中国马’、‘贵妇出游’和‘双峰骆驼’。”8日上午,在河南展馆,唐三彩传人高水旺的女儿高艳向记者介绍,“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铅釉陶器,在色釉中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,经过焙烧,便形成浅黄、赭黄、浅绿、深绿、天蓝、褐红、茄紫等多种色彩,但多

以黄、赭、绿三色为主。它主要是陶坯上涂上的彩釉,在烘制过程中发生化学变化,色釉浓淡变化、互相浸润,斑驳淋漓,色彩自然协调,花纹流畅,是一种具有中国独特风格的传统工艺品。”

高艳向记者透露,本次展出的“中国马”在2010年举行的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上获得金奖,“唐三彩中各种形象的骏马,气宇轩昂,线条流畅,骨肉匀称,神满气足,加上斑点绚丽的彩釉,使马的雕塑不同凡响,能充分体现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手法。”

俗话说,“蓝釉点一点,价格翻一番。”说的就是唐三彩中蓝色作品的珍贵和稀少。高艳介绍说,“唐三彩的制作工艺十分复杂。由于原料都是金属氧化物调配出来的,因为相关材料的紧缺,在各色作品中,蓝色和黑色的作品显得更为稀少和名贵。”



本版文片 本报记者 李泳君 武春澍